

第二十九章 買辦和同鄉

對於大英駐上海總領事館在聖誕晚會時失火一事，具有公共租界權威喉舌地位的《字林西報》是這樣報導的：”大不列顛聯合王國駐上海總領事館於聖誕晚會時遭遇特大火災，因災情嚴重，總領事館暫時閉館，溫思達領事從一月起在禮查飯店辦公，直至館址修復為止。幸運的是，此次火災發生時，所有人員都在館址一樓，得以及時撤離，除21人因燒灼或踩踏受傷送仁濟醫院就治外，無一人死亡。另據館內工作人員透露，火災發生時，所有保存文件的保險箱安然無恙，因此領事館內的一切館務都能在禮查飯店照常進行，不致出現資訊中斷之虞。火災的原因，目前正由工部局巡捕房總督察查理斯潘復全面展開調查。“

"華洋食品行"的勝仔在艾倫的幫助下，唸完上述報導后，長長呼出一口氣。經過艾倫的疏通，潘復總督察總算答應根據學徒小偷提供的線索去祕密抓捕幕后罪首，不向外界透露任何細節，從而保住了"華洋食品行"的聲譽。

心頭落下一塊大石頭的勝仔決定自己放假半天，到兒子開的餐館去喝小酒，鬆懈一下神經。但是當他來到兒子開在福州路山東路轉角處從"探花樓"改名為"杏華樓"的粵菜館時，他才得知兒子利仔被"寶源祥茶棧"老板徐潤請到徐公館做飯去了。

與其說是做飯，不如說是做"粥"。因為來自廣東香山的徐潤，十分欣賞利仔在水米翻滾前，加入白果，腐竹，每隔5分鐘攪動一次，加上大地魚，干貝，豬骨煮成粥底的"齋粥"。這種"齋粥"剛起鍋時，味道特佳。今天是農曆臘月初八，也是徐潤的32歲生日。行事低調，不事鋪張的徐潤，不講明是賀壽，單說是過臘八節，請利仔到自己公館裡來做"粥"，招待幾個知己悄悄餐敘。

第一個來到的是大清五品同知銜的馮俊光。馮脫下穿在外面的白色狐皮襖，露出一身刺蘇繡的湖綢長袍，瓜皮帽沿上的翡翠帽飾和姆指上的翡翠班指顯出他是一個講究衣著的人。年近四十歲的他，長著一副國字臉，眼睛和眉毛之間的距離很近，常給人以嚴肅有余而笑容不足的感覺。他是咸豐二年（1852年）的舉人，在和長毛內戰期間，替李鴻章效力，江南機器制造總局成立時起被李鴻章委任為總局幫辦。

一團和氣的主人徐潤把馮俊光迎入緊挨花廳的書房，遞給馮一張羊皮紙公文信封，彼此心照不宣，它就是馮俊光比其他客人早到的原因。馮俊光坦然拆開信封，看了一眼從裡面抽出來的一張英商匯豐銀行的銀票，然后把銀票和信封放進長袍內袋，撫平胸前長袍突起的地方，使外面看不到信封的形狀。銀票是徐潤給馮俊光的“寶源祥茶棧”的年底干股紅利，馮俊光將把這張銀票的一半數目以“炭敬”（冬天送些炭火取暖）的形式贈送給和自己當年同時中舉而現在北京或南京任要職的人們。冬季的“炭敬”和夏季的“冰敬”對馮俊光的官途至關重要，使他能及時得知朝廷或上司的動向。這是大清官場的規矩，好比為了使一架大機器運轉順利，必須時時添加潤滑油。

徐潤和馮俊光坐下寒暄不久，就被一個黑布長衫的聽差打斷。

“老爺，兩位唐老爺到了。”

“可以開飯了。請。”徐潤吩咐聽差，然後站起來，邀請馮俊光。

“粥”宴設在佈置中西合璧的花廳裡。一邊是紫檀條案，鑲玉石的雕花屏風，嵌有貝螺和錦緞墊子的太師椅，大理石枱面的八仙桌，一邊是水晶吊燈，真皮沙發，荷蘭瓷花瓶。

八仙桌上整齊地放著銀筷，精細的官窯瓷餐具，和高腳玻璃杯。

后到的兩位客人是儀和洋行總買辦唐廷樞，和因為促成美商“旗記鐵廠”售給江南機器制造總局有功而被朝廷赦免放走欽犯的唐果華。賓主四位，都是廣東人，除馮俊光外，其他三人，都來自同縣廣東香山。籍貫相同，但各自的風格，包括進餐的派頭，因為經歷

不同而大向徑庭。最年輕的唐果華，留洋多年，說話時常常會情不知禁地吐出幾個英文，他現在江南機器制造總局擔任改換門庭后的"旗記鐵廠"的行政主管，負責和首席美籍工程師的溝通。比主人徐潤年齡大6歲的唐廷樞，沒有留過洋，但是他10歲時進入香港第一所西式學校瑪利遜教會學堂，所以英語爐火純青，中文照樣能看能寫，吃飯時喜歡邊吃邊抽方頭呂宋雪茄。主人徐潤在寶順洋行當學徒時學習英文，帶有濃重的嶺南口音，吃飯時口味偏好小時候在鄉下吃慣的"下等小菜"。馮俊光是純粹八股科班出身，不懂英文，他是賓主四人裡面唯一喝"齋粥"會發出唏哩嘩啦聲音的人。

"粥"宴的菜肴正是根據賓主四人的不同要求準備的。除了放在瓦罐裡的"齋粥"，首先上桌的是用蕃薯粉和澄粉揉和蒸成的粉果，粉果的內餡分成四色，紅色的是雲腿蝦仁胡羅卜，綠色的是香菜青豆泥，黑色的是冬菇木耳，黃色的是蒜蓉干貝。第二道上桌的是卷筒桂魚，整盤細嫩乳白色的魚卷，不會發現一根魚刺或一絲魚皮。於此同時，聽差們替賓主斟上紅葡萄酒，白蘭地，或非常鄉土味的雙蒸酒。在上完第三道菜焗花鴿時，馮俊光用長長的小手指甲剔除牙縫裡的鴿肉，然後問唐廷樞："總買辦這次到上海來，是休假，還是出差？"

"兩者都是。"唐廷樞笑哈哈地回答，"說起休假，最精彩的就是徐老板今天這頓飯。說起出差，既是應徐老板的邀請，也是跟唐主管約好，要替貴制造局辦貨。"

"替我們制造局辦貨？"馮俊光詫異地問。

"是替我們鐵廠買機器，"唐果華說。

"難怪我不知道。鐵廠的財務直接由李鴻章李中堂處理，不經我的手。請問要買什麼機器，唐主管？"

"造 musket（毛瑟槍）的機器。目前，鐵廠每天能生產20枝美式Remington步槍。李中堂嫌Remington步槍太老式，要我們生產德式的musket，每天至少30枝。總工程師Falls跟我說必須換機器，他是美國人，沒有德國兵工廠的門道，所以我要請儀和洋行幫忙找供

應商。唐總買辦就是為這件事應約來上海的。“

馮俊光聽不懂英文的槍枝名稱，但是對這筆買賣很感興趣。“李中堂批下多少銀子？”

“200000兩銀子，由江海關撥給。”

“數目不小！”馮俊光吐吐舌頭說。

“這個數字跟徐老板要談的生意比差遠了，”唐果華話說出口，覺得或許徐潤不願這麼張揚一件還未成熟的事，就收口不說下去。但是馮俊光的好奇心卻被吊起來了，“什麼生意？”

這個時候，聽差又端上兩樣菜。一樣是徐潤偏好的“下等”菜：韭菜炒雞雜（內臟），一樣是“杏華樓”的拿手菜：放在酒精爐子上的羊蹄煲。煲裡的羊肉濃郁嫩滑，毫無膻味，入口即化。在一陣讓酒敬菜后，徐潤接過唐果華的話題，對馮俊光說：“我想建立茶葉公會，請各位鼎力相助。”

“徐老板，‘寶源祥’的生意已經做得這麼大，為什麼還要節外生枝，建立什麼茶葉公會呢？”馮俊光非常珍惜“寶源祥”分發的干股紅利，他不想看到任何好大喜功的商業舉動，給自己的穩定收入帶來風險。

“俊光兄，”唐廷樞用力吸了一口呂宋雪茄，慢悠悠地說：“徐老板要辦茶葉公會的用意，跟李中堂要鐵廠改做德國步槍的用意一樣。唐主管，你知道李中堂為什麼要用德國步槍取代美國步槍嗎？”

“德國musket的槍膛速率，線路，都比美國的Remington好，musket早晚要淘汰Remington。”

“也就是說形勢所逼，要麼被淘汰，要麼更上一層樓。徐老板要建立茶葉公會的用意就是如此。”

“李中堂是天上的太白金星，我是地上一隻螢火虫，”徐潤笑瞇瞇地接腔，語氣卻是異常認真，有備而來。“我15歲到寶順洋行學生意，那時中國每年出口茶葉26萬擔，今年

中國的茶葉出口是113萬擔，增加了4倍，其中三分之二從上海出關。難道說洋人得了傳染病，忽然變得都喜歡喝中國茶嗎？當然不是。中國茶葉向來受西方歡迎，不過從前洋人買不起。五口通商后，洋人靠賣鴉片，軍火，洋布，機器給中國，手頭銀子越來越多，買茶葉胃口越來越大，販賣茶葉的洋行也就錢越賺越多。反過來，看看我們華人茶商這二十年來有沒有改變？一點沒有，照樣各立門戶，互相殺價，便宜洋人。這種亂哄哄的局面，總有一天會被生絲業顧福昌前輩那樣的人物利用，建立對內互通有無，對外統合價格的茶業公會，到那個時候，我的‘寶源祥茶棧’還能不能站穩龍頭地位就難說了。與其等別人踩到我頭上，不如我搶先一步，以‘寶源祥’為據點，建立茶業公會，統合上海的茶商。這不過是我的私見，說出來給大家醒醒酒。“

徐潤說完后，喝了一大口雙蒸酒，臉色紅扑扑的，顯然他不太習慣做這種長篇大論的表白。他用“統合”兩字形容自己將來在茶業公會的地位，其實，更窩心的是用“領袖”兩字。

"什麼叫做對內互通有無？"唐果華問。

"如果華商甲跟某洋行談攏一筆茶葉生意，但一時手頭無貨供應，他就可以通過茶業公會，找到有餘貨的華商乙，向華商乙借來或買下這批貨，然後轉手出口給洋人。茶業公會還要建立公積金，任何會員遭遇資金周轉不靈，可以向公積金申請貸款，等手頭寬裕時再歸還公積金。"

"什麼叫做對外統合價格？"

"茶業公會通過統計，列出每年每種茶葉的參考價格，這樣所有華商和洋行談判出口價格時，就不會彼此相差很大，給洋人鑽孔子。我說的這些，都是參照從前顧福昌前輩替絲業公會建立的章程。"

"茶業公會和洋人打對台，工部局會不會吊難成立茶業公會？"

"恰恰相反，有了茶業公會，茶葉的供應和價格會穩定下來，對洋人是利多弊少。"

兩年前，顧福昌前輩去世，下葬那天，上海各國領事館下半旗志哀，就知道洋人對行業公會的態度了。”

“聽起來茶葉公會完全是茶葉商之間的事情，徐老板要我們這些局外人怎樣幫你建立這個茶葉公會呢？”馮俊光問。他已聽明白成立茶葉公會，對“寶源祥”的長期興旺至關重要。如果同鄉徐潤慢了一步，被排除在茶葉公會的領袖地位之外，以後“寶源祥”在進貨和資金流動上都會失去優勢。再往下一步，他每年孝敬京中大佬的“冰敬”和“炭敬”就無法保障。

“有許許多多的事可以幫忙，”徐潤咧嘴笑著說：“成立茶葉公會，對外需要洋行大班們的承認，對內需要同行茶商們的捧場。唐總買辦已經答應挑起和洋行大班們溝通的擔子，具體怎麼做，唐總買辦可以告知一二，讓大家心裡有底。”

唐廷樞憑直覺感到主人希望盡量和在座的另外兩位客人分享在建立茶葉公會這件事上已經取得的進展，從而鼓起另外兩位客人的勁頭，使他們肯積極出手幫助完成余下的工作，便坦誠佈公地說：“講出來你們兩位可能不信，建立茶葉公會的事，洋行大班們比徐老板更著急。為什麼？因為沒有一個茶葉公會，很多經常碰到的事情，如包裝，名稱，份量，就沒有統一規格而言。同一種茶葉，不同的華商取不同的名字；不同的茶葉，不同的華商反過來會取相同名字；有的茶商以英制磅稱包裝，有的茶商以華制斤擔包裝；所有這些細節，都需要洋人大班們跟每一個來往的華商反復溝通，才能達到統一標準。一換華商，所有溝通都要從頭做起。想像一下，有多麼頭疼？建立茶葉公會后，大班們就有固定的溝通渠道，和華商們建立統一規格，然後通過茶葉公會，在新加入的華商中推廣。此外，徐老板剛才提到過，建立茶葉公會后對穩定供貨和價格的貢獻，這些好處，對洋人大班們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我的工作，就是順著大班們的傾向，推銷由徐老板出面建立茶葉公會。到目前為止，瓊記，仁記，儀和，新寶順等洋行的大班已經答應支持徐老板出面建立茶葉公會。”

唐廷樞不繞圈子的話，給馮俊光帶來驚訝，原來洋人大班們這些徐老板的生意對手和徐老板竟然有這麼多合拍的地方，也使馮俊光感到疑惑，既然洋人那頭擺得平，剩下的事情隻是在同胞裡溝通，還需要幫什麼忙呢？不過，他心裡的疑惑成為口中的問題前，被當差端上的下一道菜暫時擋下了。

這是“杏華樓”的一道招牌菜：掌翼煲。用的材料是雞翅和鴨掌，先把掌翅用滾油炸到金黃，然後和高湯配料一起放入陶煲用文火燉成酥爛，掌翅裡的大量膠質流入湯裡，形成滿煲濃汁，濃汁再浸透配料裡的老豆腐，黃芽菜，金針菇，成為絕佳的下“粥”菜。聽差用一把銀柄大湯勺給主客每人勺滿一湯鐘。主客四人停下一切交談，把這碗濃稠如羹的煲汁送入嘴去，個個腦門沁出汗珠，連呼過癮。

馮俊光唏噓地喝完，接過聽差遞來洒了香水的白毛巾。使勁擦把臉，覺得精神抖擻，熱情地問：“既然唐總買辦在洋人大班堆裡推動這麼順利，誰還能阻擋徐老板發起成立茶葉公會呢？”

徐潤從鼻子裡輕輕哼了一聲。“大有人在。”

“誰？”

“同胞們。”

徐潤喝下一口雙蒸，夾起一塊雞雜，咀嚼一番，吞下嘴裡所有的食物。用壓抑不快的聲音發起牢騷來：“我的茶商同胞們是世界上最勤奮的人，也是最近視，貪心，小氣，沒公德的人。他們為了三個銅板的差價，會拼性命，卻看不到成立茶葉公會以後，對茶葉出口整個行業每年帶來幾十萬兩銀子的便利。既使看到了，也覺得憑什麼要讓我徐潤徐某人出這個風頭。所以，到現在為止，除了袖手旁觀，或者更糟一點，站在背後說壞話的人以外，我還沒有找到一個茶商同胞站出來支持我出面籌辦茶葉公會，真是一潭死水。咳”徐潤說著嘆了一口氣，仿佛那些死活不肯表態支持的同胞的嘴臉就在眼前。

“寧可一人一條狗，不可兩人一頭牛。要中國人齊心來做件事，難。”唐果華說完，

自己動手勺滿一湯鐘掌翼煲汁，“這煲湯要趁熱吃。”

徐潤微微閉上眼睛，好像在思考，嘴上卻沒靜默：“今天請各位來，就是想聽聽各位的高見，有什麼辦法，把一潭死水攪活。”

“徐老板，我到有一個法子，或許能攪活死水，”馮俊光突然高聲說話，好比一潭死水裡揚起一個大泡沫，引得桌上其他三位都豎起耳朵聽。

“目前華人茶商有什麼共同面對的大問題？”馮俊光用居高臨下的口氣問。

“俊光兄，我腦子慢，不懂你的意思，能不能講得清楚一點？”徐潤有點著急地反問。

“徐老板，你知道嗎，為什麼洋人支持你出面籌建茶葉公會？因為你生意做得大，在洋人堆裡有威信。而生意做得再大，在茶商同胞裡隻會引來忌妒，不會變成威信。這就是為什麼你要出面籌建茶葉公會，洋人支持你，茶商同胞卻不支持你的原因。”

桌上其他三人點頭表示同意馮俊光的說法。

“那麼，怎樣才能在茶商同胞裡建立威信呢？”徐潤又問。

“很簡單，找出一件目前茶商同胞都覺得頭疼的問題，想法解決那個問題，徐老板你的威信就豎立起來了。”

徐潤聽懂並且同意馮俊光的邏輯，但是馮俊光的話指向無數扇門，哪扇門是自己有鑰匙可以去打開的呢？

“俊光兄，茶商同胞，包括我在內，面臨許許多多共同的問題，千頭萬須，我從何處下手？”

“找你能夠解決的問題下手。”

“如果我能解決，這個問題就已經解決。如果我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提出來后，我照樣不能解決。這不是在繞圈子嗎？”

“徐老板，你先不要急。俊光兄的話很有道理，為了取得茶商同胞的支持，你必須建立威信；為了建立威信，你必須解決一件茶商同胞共同面臨的大問題；為了找到那件你

能解決的大問題，你能不能把共同面臨的，或三件共同面臨的最大問題，先列出來。我們幾個替你忖量，看看其中哪一件其實是可以解決的。好嗎？”唐廷樞插話說。他用平心息氣的語調把桌上四人的思路匯攏一起。

徐潤覺得唐廷樞的話跟馮俊光的話相比，在沒有找到開門的鑰匙前，把無數扇門削減成三扇門，至少縮小了找鑰匙的範圍。他略想一下，講出第一件茶商共同面臨的問題：“每一個茶商都會遇到資金周轉不靈。茶商的上家洋行大班們都是要現貨的，茶商的下家各地的茶農沒有一個肯賒賬，所以，夾在中間的茶商必須預先墊上資金。如果每年的生意數目相差不多，資金周轉的情況並不困難，今年的資金足夠應付明年的生意。偏偏現在生意一年比一年好，需要預墊的資金越來越多，這個樣子，資金周轉就越來越困難，處理不當，輕則丟掉到手的買賣，重則崩盤破產。我剛才提到成立茶葉公會的公積金，就是針對這個毛病的一帖藥。”

“寶源祥茶棧‘現在遇到資金周轉不靈時怎麼辦？’洋派的唐果華直截了當問。

“我當過寶順洋行三年總買辦，憑這個底子，跟洋資銀行做茶葉抵押貸款，馬馬虎虎可以過關。可是洋資銀行，看到大部分茶商同胞們上門，就會皺眉頭。為什麼？一來，茶商同胞以前和洋資銀行沒有生意來往，憑什麼信譽洋資銀行肯借錢給你？二來，茶商同胞的貨物缺乏我剛才提到的統一規格，使洋資銀行驗貨困難，無法確定要抵押的那批茶葉究竟值多少錢。這樣一來，惡性循環，洋資銀行越不肯貸款，茶商同胞越不能建立信譽，隻好去找中國錢庄。中國錢庄本錢小，利率高，茶商同胞吃虧就大了。”

“這樣看來，徐老板出面解決這個資金周轉問題到是有辦法的，”唐果華認真地說。

“喔，什麼辦法？”徐潤喜出望外。

“徐老板出面開一家專做茶葉抵押的銀行！”唐果華說出答案，使同桌的其他三位不勝驚訝，但是看到唐果華一臉認真的樣子，不像是在開玩笑，決定耐心地聽這位桌上最年輕的洋派官僚講下去：

"上海有錢人很多，憑徐老板的身家信譽，登高一呼，吸收存款，招攬股東，不是難事。徐老板可以先拿出一批茶貨抵押給匯豐銀行，有幾十萬兩銀子作資本，再由我們幾個分頭捧場。唐總買辦出面和洋人聯絡，邀請他們向這家銀行入股。我和俊光兄到江南制造局，上海道台衙門，上海縣衙門去拉存款，這樣場面上就很可觀了。有了銀行，茶商就會來找徐老板要求貸款，到那個時候，誰敢不支持徐老板成立茶葉公會，誰就拿不到貸款。徐老板又開中國第一家銀行，又當茶葉公會領袖，還有比這更好的事情嗎？"

唐果華的聲音隨著話題的深入越提越高，臉上泛起紅色的光採，三位聽眾卻越聽興趣越低，無法興奮起來。徐潤是個志向遠大，富於冒險精神的人。他樂意跟高瞻遠矚有魄力的人在一起，眼前三位客人都符合這一標準。但是，徐潤更是一個精明的實干家，對於任何建議，都要放到行不行得通的天平上稱出份量，才能決定值不值得去干。唐果華的宏大計劃，簡直要他徐潤改行去當中國第一個銀行大班，離成立茶葉公會這個初始目標偏離太遠。怎樣才能禮貌地拒絕唐果華的建議，而不減損唐果華的一腔熱情呢？正在徐潤為如何不潑冷水也能降溫暗暗思索的時候，唐廷樞的一番老於世故的話替徐潤達到了目的。

"唐主管要辦銀行的宏論，是今天這頓飯上最精彩的一段話。我們這種沒有留過洋的人是想不出來的。根據這個想法，唐主管要辦的這家銀行，不僅可做茶葉抵押，還可以做生絲抵押，瓷器抵押，或任何出口貨的抵押，簡直可以包打天下。這樣厲害的銀行，不怕徐老板聽了生氣，僅僅用在成立茶葉公會這件事上，實在是大材小用，殺雞用牛刀。所以，唐主管辦銀行的計劃，我的建議是把它暫時擱一下，等我們拉攏其他出口行業的大佬下次聚會的時候，再把它拿出來，結結實實討論一番，然後把它付諸實現。唐主管，你看好不好？在這個銀行計劃重新登場前，我建議保守祕密，不要讓別人搶先一步，從我們這兒把計劃偷出去發財。另外，我們不該讓洋人，特別是洋資銀行，知道徐老板有辦銀行的意圖。不然的話，他們還會肯借錢給徐老板當銀行業將來的競爭對手嗎？"

唐廷樞這番語氣良好，稱贊居多，毫無責備的話讓唐果華聽了舒舒服服地不再在開

銀行這個話題上繼續發揮下去。像配角跟著主角謝幕一般，主客們不再討論有沒有辦法解決資金周轉不靈的問題，而是把注意力轉向茶商同胞共同面臨的下一個困難。

"茶商們，包括我在內，經常為找不到儲存茶葉的倉庫煩惱，"徐潤接著說，"茶葉是一件有季節周期的貨物。每年五月，新茶上市，是對倉庫需求的最高峰時期。過了十月，除了做茶磚生意的茶商，對倉庫的需求大為減少。所以，通常茶商要靠租入倉庫場地來對付高峰時期的需要。和資金周轉不靈的麻煩有點相像，如果每年茶葉出口的生意相差不大，倉庫場地的供求就穩定，偏偏現在茶葉生意一年比一年好，最高峰時期尋租倉庫就像骨頭裡啃肉，半天啃不到幾兩肉。倉庫不足，或者倉庫太擠，茶葉儲藏不妥，就會發霉變質，輕則造成虧損，重則敗壞商譽。"

"那麼，為什麼，茶商們不花點錢自己多蓋些倉庫呢？一次性的投資，幾年以後通過不用尋租外面的倉庫省下租金不就賺回來了？"唐果華又一次直解了當地問。

"心疼一次性的投資是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茶商尋租的都是洋人蓋在水邊的倉庫，距離碼頭近，出入方便。茶商們自己要蓋倉庫，恐怕再也找不到這麼好的地段。‘寶源祥’尋租的倉庫，就是從前寶順洋行的倉庫，都在江邊。"

"難道說，現在江邊水邊就再也沒有空地了？"

"有，但是不能用。因為是漲灘，歸屬未定。"

然後，徐潤把他向顛地家族融資，購下麗如銀行臨近漲灘的土地這件事約略告訴大家。

"這片土地附近正在出現漲灘，如果按照土地升科的成例，我能拿到那塊漲灘。我的計劃是在漲灘上蓋倉庫，打折出租給其他茶商。就是不知道朝廷要拖到什麼時候做決定。。。"

"等一等，"馮俊光打斷徐潤，"你說的那塊土地在什麼地方？"

"十六浦金利源碼頭旁。俊光兄在官場聽到什麼消息嗎？"

馮俊光的臉色泛光，"啊呀，想不到有這麼巧的事情，這片灘地的歸屬昨天剛聽涂宗

瀛道台大人說起。 “

“涂道台怎麼說？”徐潤和唐果華同時問。唐廷樞雖然沒有開口，他的目光和其他兩人的目光一起盯住馮俊光。

“涂道台說正式談判還沒有開始，非正式的情況下，英國領事正在為旗昌洋行爭取這片灘地，法國領事的態度模稜兩可，沒有放棄天主教‘三德堂’的權益。 “

“這關‘三德堂’什麼事情？這片漲灘並不靠近‘三德堂’ “徐潤陡然放下臉色。

“據說是跟租界相臨的土地劃給洋人，隻能用作公用事業，‘三德堂’辦慈善事業，旗昌洋行是做生意的，所以‘三德堂’比較合格。”

“那麼我呢？我不是洋人，也要用作公用事業？ “

“俊光兄能不能替徐老板在涂道台面前疏通一下，不要把徐老板的權利在土地升科的時候漏了， ”唐廷樞替徐潤申權。

“不太方便， “馮俊光臉上露出少見的為難， ”我跟涂道台官品相差一級，又是廣東人，涂道台面前說不上話，最多探探消息而已。。。 ”

“廣東人又怎樣，涂道台不喜歡廣東人？ “唐果華昂然插問。

“我背后聽人說，涂道台聽不懂廣東人講官話，所以不喜歡跟廣東官員來往。我不想去討這個沒趣。 ”

“豈有此理，難道徐老板的漲灘要等到上海道台換成廣東人，才能到手？ “唐果華憤憤不平地講。

“這倒是給你說中了。 “馮俊光臉上掠過一絲笑容， ”我的一個舉人同年沈秉成現任常鎮通海道台，據說已內定為下任上海道台。他的籍貫雖然是浙江歸安，母親卻是廣東香山人，和你我同鄉，說得一個廣東話。 “

徐潤聽到這話，臉上喜氣洋溢， “沈大人什麼時候上任？ ”

“這要看兩江總督高興讓涂宗瀛在上海這塊肥缺再啃多久。隻要涂宗瀛離任前，不把

那塊漲灘的歸屬鐵板釘釘判給洋人，沈秉成上任后，徐老板分享那塊漲灘的土地升科，我看有五成把握。有了那片漲灘，徐老板就可以靠近十六浦碼頭建造倉庫，造福茶商，建立威信，成立茶葉公會的事就好辦了。“

徐潤聽到廣東半同鄉接任上海道台之前，漲灘可能判給洋人，剛才的高興失去大半。他想提出茶商同胞們共同面臨的第三個困難，卻看到聽差端來一個巨大的銀鼎，到嘴的話便縮了回去。

聽差端上桌的是今天的壓軸菜：魚翅鮑魚火腿大燴。選用的是上等小排翅，先用清雞湯文火燉軟，然後加入雲腿和海南大紫鮑繼續清燉。魚翅本身並無味道，文火燉到家，魚翅吸飽火腿鮑魚的鮮美，湯汁依然細醇透清。賓主四人再次停止交談，讓聽差伺候勺羹，連嚼帶喝吃下幾湯鐘翅鮑，然後用滾熱的香水毛巾擦臉。

“粥”宴終於進入尾聲，談興卻沒有減退。徐潤給唐廷樞點燃新的一枝雪茄，請馮俊光和唐果華品嚐當年的普洱茶，同時笑瞇瞇地重啟話題：“我們茶商共同面臨的第三個困難是運送茶葉的運費，我們叫做水腳，不穩定。水腳是茶商的成本，成本不穩定就很影響利潤。”

“這個困難也是因為茶葉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引起的嗎？”唐廷樞問。

“一半是，一半不是。從前上海出口的茶葉都是從安徽浙江進貨，後來生意越做越大，必須從湖北湖南進貨。現在，湖北的紅茶，磚茶，湖南的黑茶，伏磚茶，佔了上海出口茶葉的大部。茶葉來的越遠，水腳成本就越貴。茶商為了省錢，偏好雇中國人自己的江輪來運茶。想不到，越是想省錢，有時越費錢。談好的水腳，臨時會漲價。”

馮俊光放下茶碗說：“是不是船工臨時漲工錢，敲竹杠？”

“敲竹杠的不是船工，而是你們官府。同樣航運長江的江輪，洋人的船貨隻要向江海關納稅，華人的船貨除了要向江海關納稅，還要向當地官府納稅。納多少？聽憑當地官府高興。當地的知縣，知府，道台，一換人，稅率就變。造成水腳不穩，說漲就漲。”

"江海關向江輪統一徵稅。當地徵稅是非法的。徐老板，你告訴我哪家華人船商繳了冤枉稅，我幫他去江海關投訴！" 唐果華豪言壯語，仿佛狀紙就捏在手裡。

"給茶商運貨最多的是鎮江船運公司，繳冤枉稅最多也是鎮江船運公司。不過，唐主管，鎮江船運公司聽到你要替他們投訴，不會答應的。"

"為什麼？"

"唐主管，你說得不錯，鎮江船運公司繳了冤枉稅，可以去江海關投訴，官司打到赫德大人那裡，叫那些濫收稅的中國衙門認錯賠償。但是，風頭過後，鎮江船運公司的船還是要開到那些地方去，中國衙門會不找機會報復嗎？中國人專吃中國人，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鎮江船運公司根本不敢去告狀，這是船運公司老板景八爺親口告訴我的。"

"那麼景八爺甘願長期乖乖繳冤枉稅嗎？"

"那到不見得，" 徐潤沉著聲音說，"說來奇怪，景八爺這個鎮江商會會長是唯一支持我成立茶葉公會的華商。照景八爺的意思，成立茶葉公會后，由公會出面同官府交涉不繳冤枉稅，比他單槍獨馬出面有力得多。"

"到是很有趣。我們正在討論為了成立茶葉公會，如何解決水腳亂漲；而景八爺的意思是，為了解決水腳亂漲，先要成立茶葉公會。說到底，就是怕報復，不敢告狀。那麼有沒有辦法讓景八爺去告狀而不遭到打擊報復呢？" 唐廷樞意味深長地問。

其他三人對唐廷樞提出的問題面面相噓，無從回答。

"這種事情有一個人或許可以幫忙。" 唐廷樞自問自答。

"誰？"

"喬治高易律師。"